

殷健灵

殷健灵◎著

经·典·爱·藏

月亮茶馆里的童年



新蕾出版社

殷·健·灵·经·典·爱·藏

月亮茶馆里的童年

是 1973 年 8 月 1 日

新蕾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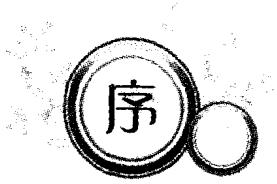
月亮茶馆里的童年 / 殷健灵著.
—天津:新蕾出版社,2011.6
(殷健灵经典爱藏)
ISBN 978-7-5307-5136-7

I. ①月…
II. ①殷…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67712 号

出版发行:新蕾出版社
e-mail:newbuds@public.tpt.tj.cn
<http://www.newbuds.cn>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300051)
出版人:纪秀荣
电话:总编办(022)23332422
发行部(022)23332676 23332677
传真:(022)23332422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高等教育出版社印刷厂
开本:880mm×1230mm 1/32
字数:93 千字
印张:5.25
版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数:1~8 000
定价:15.00 元

著作权所有·请勿擅用本书制作各类出版物·违者必究,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电话:(022)23332677 邮编:300051



絮语殷健灵

朱自强 / 儿童文学理论家、博士生导师

在这个儿童文学也往往陷落于感官世界的时代里，关注心灵和彼岸的作家都具有特殊的价值。因此，在我眼里，殷健灵是一位重要作家。在儿童文学创作的版图上，她为自己标示出了一块清晰的高地。

殷健灵不是通俗儿童文学作家，她其实是一个诗人。她写诗，写散文，但是更多的时候，她写小说。她用诗的意绪写小说，用诗性语言做叙述。她的小说，写的都是青春的成长。青春的成长就是一首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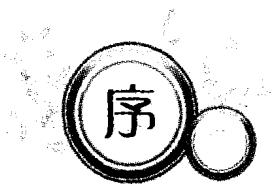
我在她的文学里，感受到她的真诚。她的作品是真实的。不是说它们不是虚构的，但那是来自内心的真实的一种虚构。这一点对于一个写成长文学的作家极为珍贵。

我也时时从她的独特的艺术世界里，看到澄澈的人生智慧的灵光。优秀成长文学不仅为少年指点迷津，也为成人点亮灯塔。成长文学作家要做这样的有智慧的人。还有，她总是给生活，给她所关切的少年人以温暖、信心和希望，这是她的文字最让人欣喜的地方。这种儿童文学是成长中的人真正需要的文学。

我还感到，殷健灵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作家。她只是不专注于用情节做叙述的推助，而是喜欢用心理涌动做故事展开的动力。殷健灵是一位心理小说家，擅长心理的细腻刻画，是她建功立业的一个法宝。

尽管殷健灵曾经“自感不善虚构，缺乏创造‘戏剧性’的能力”，但是，《轮子上的麦小麦》、《1937·少年夏之秋》等作品，完全可以帮助她建立创作虚构的情节小说的自信。这样的小说让人看到，她在改变并发展自己。

殷健灵是一个谦逊的作家，这是因为在辽阔的风景线上，给自己设定了远方的目标。我要说的是，殷健灵的创作，正走在路上。



文学中的真生命

刘绪源 / 儿童文学理论家、高级编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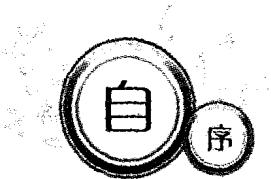
1996年的晚秋，殷健灵出版了她的第一本散文集《纯真季节》，这是以她自己童年和少女时代生活为题材的。我曾写过一篇《秋日览胜》，对这组散文评价颇高，还将她与当时十分走红的一位台湾女作家相比较，指出后者老练、圆整而前者稚嫩、零碎，但给人的审美感受分明是前者高于后者。

对一个作家来说，成熟当然是重要的，最好的作品应该要求其完整、成熟、老练；但这并非第一要义。好作品（如果不是最好的话）首先还是要有真生命，要有对人生和文学的真感受，有了独到的感受和独特的材料，能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出来，很可能就是好作品。一件好作品，如果不老练，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这是瑜中有瑕；

外表成熟、老练，但其实并无真生命，这就不是有瑕，而是赝品了。有不少作家写了几十年，回过头去看，竟还是早年的处女作、成名作最为可读，后来的作品技巧上熟练多了，开头结尾都像模像样了，但内在的真生命却越来越少了。

殷健灵后来在创作上也做了种种尝试，写过不少成人题材的散文和小说，也写过几部少女题材的幻想小说，在短篇和中长篇上都做过探索，也曾想把自己学到的心理学知识运用到儿童文学中去，但我以为，写得最好的，还是那些带有较强的“自叙传”成分的作品，而这正是她当初就显出的优点。她早年的小长篇《月亮茶馆里的童年》、《轮子上的麦小麦》和近年的《蜻蜓，蜻蜓》，我以为是达到了一定境界的。尤其是《蜻蜓，蜻蜓》，写一个在外婆身边长大的留守儿童的故事，我以为这里有她自己童年的影子。这几部作品写得平实、凡俗、真切，让人读来既心酸又感动，仿佛在阅读日常生活本身。这样的作品很容易令人想到《纯真季节》，虽然在技巧上确是老练多了，当然也大气多了。

在我所读过的殷健灵的创作中，最喜欢的，可能是散文《表达空白》和《方浜中路××号》，还有《月亮茶馆里的童年》中的篇章《天米和廖廖》。殷健灵才华的特点似乎不在于编织离奇的故事，而更在于对人生的平实的描摹。平实带来的是含而不露，它可以耐得咀嚼，可以有很强的文学性，但未必能有很强的冲击力。然而，我不得不说，比起那些很有冲击力的故事来，这无疑是更好的文学。



张望与遐想

殷健灵

十八岁以前，我一直生活在一个既不像乡村也不像城市的地方。那是一个大型的钢铁企业，一个封闭的社区。那里靠山、临江，省际公路像一条笔直的手臂伸向远方。公路的那一边，便是广袤的农田。我和伙伴们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毕业都在一起，即便后来四散各方，彼此手足般的情谊依然存在。

我是父母唯一的孩子。一个人的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便是张望和遐想。推开木格子窗，可以一览无余地望见远处山的轮廓，农家的房顶上炊烟袅袅。一片烟岚中，仿佛能望见山的那一边。那一边的图景均在我的想象中，车水马龙、房子、人群，还有花海、纵横的道路。傍晚，走出家门，喜欢站在高高的山墙下张望，看下班的大人从对面的山坡上走下来，那里面会有我的妈妈；妈妈的提包里总是会有一两本新书；书里，有另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倘若视野受限，我依然有自己的办法张望。躺在被窝儿里，被窝儿就是我的探险山洞，用手指“走路”，走过迂回曲折的皱褶，沿着洞口探进的光束，走向山洞的深处。我轻声给假想的人物配音，胡编滥造不成逻辑的故事，满足自己的白日梦。稍大一点儿，开始把白日梦付诸实践。在卡纸上描画、涂色、剪裁，做房子、做人。房子有屋檐，墙上贴墙纸，再画上应有尽有的家具。至于那些纸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每一个都赋予名字和独特的身世，它们之间的故事，统统依着我的心情和想象，缠绕、交错、变化多端。

有时候，我也爱凝视一处。那可能是玻璃球里的花纹、天花板上的水渍、天空中几朵游动的云，抑或在太阳光柱里翻滚的微尘。它们总是将我的思绪牵到无穷远的地方，那是我的思想没有能力抵达的地方，神秘、幽玄，时常想得我头脑一片空白。而即便是一片空白，也是那么令人神往，仿佛充满了丰富的内容。当然，更爱凝视一些活物，比如自家养的母鸡、刚刚脱掉尾巴跳上田埂的小青蛙。我凑近它们，观察，近到可以看清它们眼皮上的皱褶，也能感受它们的心跳和脉搏。我在观察时，在内心和它们沉默地对话，惊奇的是，当我这么做的时候，往往能从它们微妙变化的表情里读到它们的回答。

童年和少年时的阅读生涯短暂而有限。从小学到初中，读儿童报纸杂志，最爱童话、民间故事和神话传说；也读成人书，《简·爱》、《红与黑》、《红楼梦》以及松本清张的侦探小说和霍桑探案，但大多

一知半解，看到大段的风景描写一律跳过，往往翻开一本书，看了开头，马上去翻结尾。对我来说，阅读的感觉总是让我想到一些熟悉的体验——张望一座山，去想象山背后的情形；凝视一粒微尘，却惊讶地发现细小的灰尘里也可能埋藏着说不清的秘密。我迷恋那种“穿透”的体验，以及神思游荡、陷入冥想的快感。

很多年以后，才听到一句话：“身未动，心已远。”想起自己的童年和少年，那段日子，始终处于神游状态。身外的世界对我来说辽阔而苍茫，那里蕴藏着无数难解的谜；即便是小小的自己，亦有那么多没有看清的真相；至于未来，我曾无数次地遐想，遐想的那端正开启璀璨一片。因此，尽管身处一个狭小逼仄的空间，我的年少时光却宽广得足以信马由缰。现在回头看，那段时光五色缤纷，比以后的任何一个生命阶段都要丰饶、曲折、耐人寻味。即便日后遭遇种种不如意，甚至也有过不去的时候，生命初始奠定了的暖色基调成为我前行的动力。

只是，在我年少时，并不清楚地知道还有“儿童文学”这样一种美丽文体的存在，更不知道这样一种文学是以独特的方式向我这个年龄的孩子讲述身处的世界和即将展开的人生的。上大学以后，当我在无意中开始接触到这种美丽的文学，并且也开始写的时候，很自然的，便回想起小时候那段长长久久的“张望与遐想”的时光——总是想看得更远一些，总是想了解自己所未知的，总是把最美好的期待放到可以够到的远方。当然，我还想真真切切地向孩子

展示这个世界的模样，了解人生的种种美好以及无奈，还有就是一个人靠着什么力量能把自己的路走得踏实、安心并且坚定。

有那么一刻，我想象小时候那个爱张望与遐想的“我”，若是读到我现在笔下的文字，会做何感想呢？当然，无法想象，也没有答案。我把回答的权利交给读我书的正当年少的——你。

引子

有一天孩子们问我
那本书写的是什么
我说什么我说什么
我为什么我为什么唱起了歌
我唱起了歌

哪一天落山风吹过海洋
那呜咽声仿佛少年泪光
有多少人 会打开窗
有多少人 痴痴地望
那么蓝的月亮
那遥远的月亮 月亮

目 录

		引子
001		第一章 月亮茶馆
007		第二章 麦穗和天米
043		第三章 天米和廖廖
073		第四章 天米和闵多
087		第五章 艾云
107		第六章 眉娘
129		第七章 十字山
141		第八章 月亮茶馆



第一章

月
亮
茶
馆

月光堂堂，
照见汪洋。
汪洋水漫过方塘，
方塘莲子香。



天米不是第一次来上海了。

在天米的印象里，上海像一个现代闺秀，每天每天地躺卧在温情的阳光里或者绵密的细雨里，想着一些远远近近的心事。这个城市就像一个孤独者的地图，天米走在那些似曾相识的弯曲绵延的路上，时常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琴弦上寂寞的音符。

但有些路有些情景，却能唤起天米内心深处的温暖的记忆。这些记忆里飘着爆玉米花的清甜味和栀子花沁人心脾的青涩涩甜滋滋的奇香。就在华山路上，近丁香花园的地方，直愣愣地扎着一圈高高的竹篱笆，像是年代久远了，那篱笆像烟熏过一样，泛出厚厚实实的炭黑色，上面零星点缀着爬山虎的嫩芽，仿佛从乌云的间隙里漏出的一两点亮光。

那个小镇上，也有这样的竹篱笆。

女孩天米和女孩麦穗在爬满青藤的竹篱笆下面亲切地拥抱。秋天来了，青藤隐约泛出淡淡的朱红，那颜色像是哪个调皮的小孩儿不小心将水彩颜料甩了上去；天上如絮的白云被温柔的风追逐着，缓缓地游走；开始枯黄的梧桐树叶，在风里零零散散地飘落；只有那些如花朵般开放着的松针，还是绿油油的，像是拽住了春天的脚步。

麦穗从后面抱住天米瘦小的肩胛：“你比我大两个月，是吗，天米？”

天米转过身去，有些得意地眯起眼睛：“是啊，所以，我比你高。”

“我不信。”麦穗不服气地说。

“不信？那我们就比比看。”

“比就比。”

于是，两个女孩就背对背比起了身高。黄昏的太阳从一侧照过来，将她们小小的影子涂在草地上，那是两片娇嫩柔美的纸一样的剪影。天米的影子确实比麦穗的高一点儿。

也许是为了安慰麦穗，天米说：“我们都在长大。”

“是啊，”麦穗马上高兴起来，“我现在只比你矮一点点，对吧！我能够长得很高很高，对吧？”麦穗张开手臂，比划了一下。

天米点点头：“我们都能长得很高很高。”

“像天一样高。”麦穗站在那儿，朝空中跳了跳。

“对，像天一样高。”天米抿着嘴笑，好像她们都已经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秋风滑过松针，发出窸窸窣窣的低语，仿佛小手弹拨琴弦……

天米仰着头，在竹篱笆下面停了一会儿。在记忆里的夕阳的味道渐渐淡去时，却有一股清雅的栀子花香由远及近地飘过来。

走过来的是一个与天米年龄相仿的年轻女子。她在路口拐角上出现的时候，轻盈地跳上马路牙子。那动作还带着点儿属于少女的娇憨和活泼。然后，天米看到了一张微仰着的白皙的脸，和一双被灿白的阳光迷了的、有些泪光莹莹的眼睛。她挽着松松的发髻，额前挂下几缕微卷的刘海儿，一身白风衣被街角的风吹起，像天空下鸽子的翅膀。

年轻女子和天米擦肩而过的一刹那，仿佛有一根火柴轻轻划亮了天米的记忆。相信人的身上一定有一种东西可以从过去保留至将来，它也许是一种气味，也许是一种气息，也许是一道神秘的痕迹，也许什么都不是。

她和她几乎是同时停住了脚步，然后，回过身，小心翼翼地、有些羞涩地试着叫出对方的名字：

“麦穗！”

“天米！”

.....